## 一（拐子潭）

12岁那个春夏之交，我差点命丧拐子潭。那年我六年级，个头很矮，一米四左右。

从板凳坳小学到猫儿岩家直线距离约2公里。有两条路可选：一条从如风哥大爹幺爹门前过，在拐子潭下面十多米的地方，趟过那条河（如风哥诗里的桃花渡）。为了方便来往的乡里乡亲，他大爹幺爹们和他爹，还有对门的仕炳哥会在涨水的季节合力搭个跳石（很大个的石头在河中每隔20公分放一块，垫平塞稳，供来往行人过河）。我小的时候受惠他们很多；另一条是从瓦屋场走三背河的桥，经由肖家屋场，白果坪，灰碳沟，回家，路程远了两倍还多。

那天，小河上游-五峰牛庄方向下了大雨。放学时水还没涨，我选择从近路回家。快到河边的时候，才发现河水已经变得浑黄，心想：坏了！抬头看看太阳，她的下衣摆已经从河底撩起到对面半山腰去了。若返回从第二条路走，天黑怕是也走不到了。于是，心一横，继续渡河回家。

我找了两根粗木棍，把裤脚挽到大腿根部，鼓足了勇气，猫着胆儿朝浑黄的河水里趟去。水一寸寸漫上来，没了膝盖，齐了大腿，到了臀部，淹了小腹，最后停在了胸口。尽管心惊胆战着，好在水流不甚急，小心脏里还是有些儿把握的。

不曾想，快到岸边时，2米，1.8米，1.5米，就感觉脚下一松，身子像脱落的羽毛一样，失了依怙，飘了起来，接着眼前一黑，一个声音响起：完了完了！意识便模糊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往下飘了有2米？3米？说不真切。总之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推我上了岸。背篓里的书啊，饭盒啊，米袋儿啊，全漂走了。全身湿透，头发巅巅都是水。在岸边足足颤抖了半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一步一挨地回家去。那路途好漫长啊，一路腿都是软绵绵的。

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

从此，拐子潭、桃花渡跟我生死相依，我的血我的脉我的魂，跟那水、那潭水乳交融。

读起如风哥的《桃花渡》和他诗里的拐子潭，立马就唤醒了已尘封了28年的记忆，引起我好一阵肌肉颤抖，心旌荡漾。

拐子潭不止这个，还有放涝。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少年。

每每听到河两岸有人喊着：放涝咯！爹爹妈妈嗲嗲婆婆就喊上我跟妹妹，拾篮子的拾篮子，背背篓的背背篓，连平时背书背吃喝的背篓也腾了出来，全家齐动员：捡鱼去咯。

我们一路快马加鞭，穿林走野，抛蜂挥蝶，来到拐子潭。鞋也不要脱，裤腿也来不及卷，一头咚下水去，一朵水花一朵水花的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看，好多鱼！有白甲，有土鱼，有洋鱼，还有bang bang......硌了脚了，擦破皮了，全然不顾，大家都不亦乐乎的，在捡鱼。一路回溯到门深潭，过不去了，便收拾了一满背篓或一满提篮的战利品，回了家。

回家后，跟着大人们学ka鱼（把鱼内脏挤出来），洗净，架上小火，慢慢炕，炕的焦黄，炕的喷香，用棕叶子把胶口袋扎起来挂檩子上，防猫防鼠防娃娃，等过年或者来了尊贵客人再拿出来吃。

大人们也懂我们心思，给我们三两条炕干的鱼，或一个bangbang，解我们的馋。

这便是拐子潭，也是如风哥诗里的桃花渡。

我写不出如风哥诗样的文章，只能用粗鄙的笔还原印在心底的故乡，我的拐子潭，如风哥的桃花渡。

这样的拐子潭，这样的桃花渡真是钟毓灵秀，育出了一个诗情纵横、才华横溢的当代诗人-杨如风。

## 二（三背河）

三背河我是怕的。每每要从三背河过，就意味着涨了大水，我上学得走好长好长的路，走的我腿酸，走的我心颤。从三背河木桥上过，背个背篓，听着震耳欲聋的涛声，心惊胆战。

我是怕三背河和三背河桥的，怕远，怕那涛声变成鬼吃了我，也怕离别，怕上学。到三背桥总是嗲嗲送我，送到桥头，挥着手，就送到这里啦，你快去吧，然后目送着我，我一步三回头，心里疙瘩着，喉咙哽咽着，披一身汗水朝瓦屋场爬去，撂下一地的孤单。

我最喜欢嗲嗲要去瓦屋场，就可以多送一截。每当那种时候，我就希望路途更长一些，再长一些，长到没有离别。

三背河的水啊，绿的不能再绿了。

三背河的山，坑坑凹凹的，满是褶子，褶子里有一万双脚，一亿滴汗，都是沿河两岸乡亲们的。

对了，还有那个传奇土匪-马货龙。

三背河两岸的映山红、樱桃花，还有漫山遍野的紫的、粉的、蓝的、红的奇花异草，一起在春夏之交，走进如风哥的诗里，变成一曲土家汉子和婆娘们的交响。

如风哥的《毕摩经》，如风哥的《桃花渡》太深奥，我读不太懂，但读出了两座巍峨的山，补丁般缀在这山那山上的田，还有佝偻着腰们的土家爷们儿娘们儿在地里洒下的汗和无数个世纪以来拼着命生活的伟岸。

三背河之于如风哥就是他诗的魂，诗的骨，诗的肉，诗的皮，诗的毛发。

我捏一根银针，一寸一寸的从毛发，到皮，到肉，到骨，到魂，直达如风哥诗里的江山，和诗外的星汉。

## 三（小龙坪）

曾经的小龙坪是我向往的地方。那里平，那里富庶，最重要的那里有米吃，有我幺幺。哦，还有一个心动的姑娘。

小龙坪，头顶大龙坪，对岸就是板凳坳，它左手边卧一个横淌，右手边怕不是青龙，横淌的斜对岸是青树，板凳坳朝北去过了瓢水岩，就是岩松坪-有名的椪柑基地。

从横淌到小龙坪桐木冲幺幺家，必走三背，涉水过打口婆湾。小的时候，每到年关节气，嗲嗲就带了我和妹妹走那条路去幺幺家。三背跟二叉口沙湾的小路我总是搞混，因为路都很窄，都是过了庄稼地然后进入茅草路。齐人深的茅草在胳膊、脖子上划一道，又痒又疼。我是怕那条路的，过了打口婆湾往小龙坪中央爬的时候，还有好几里的上坡，走的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程望不到一程。即便这样，一到桐木冲幺幺家，看到电视柜里的黑白电视，什么疼啊痒啊累啊，统统忘得一干二净。在幺幺家最爱看杨家将，看水浒，17寸的电视比我家14寸的大了不少，清亮的犹如一面镜子。再加上幺幺家香甜可口的粘米饭、青椒炒河虾，就仿佛齐天大圣赴了蟠桃盛会，不知今夕何夕。

这一条记忆映在脑海深处，就跟小龙三背在如风哥脑海深处一般，难以磨灭，刻骨铭心。如风的小龙三背，一背苍天明月，二背山河故土，三背世道人心。我的小龙三背，是徒步十里的汗水，是打口婆湾怒涛奔腾的洪水，是我家到我幺幺家之间亲情的距离。我一路闻着好闻的炊烟，小心的避开黄土狗们的呲牙裂嘴和追逐咆哮，快意着满眼盛开的包谷子花、几眼梯田里绿油油的稻穗。和着如风的《小龙三背》，把个小龙坪的苍山绿水、袅袅炊烟、鸡鸣狗啸一饮而尽。

## 四（板凳坳瓦屋场）

我想说曾经的瓦屋场是个令我望而生畏，又让我牵肠挂肚的地方。

到粮食出来的季节，嗲嗲和爹会背了粮食去粮食局交公粮。还有部分议价粮要卖，卖了换肥料换农药。偶尔带几颗糖，两包鸡汁方便面。我不吃糖，爱吃鸡汁方便面，但不是每年都吃的着。

那个想啊，那个盼，用望眼欲穿一点不夸张。我盼每天粮食局都收公粮。我盼我嗲嗲和我爹每天都去瓦屋场背肥料。这盼望自然是天天落空的。落空不要紧，我继续盼继续望。望穿了秋水就是下一年。

后来我大了些，陪我爹我嗲嗲送公粮，他们背100斤，我背15斤。一路从鸡公岩下坡上岭，战战兢兢的走窄窄的梯田沿，送到了粮食局，过了称，倒了粮，我就期待着我爹、我嗲嗲拐个弯，到朱同志的柜台上转悠转悠，发个善心，赏我一袋鸡汁方便面。可惜的是，大多数时间愿望都会落空。他们好像忘了一样，要么直接从合作社屁股后面斜插过去走上了回去的路，要么拐下来找朱同志要上一袋尿素或者碳氨就义无反顾的踏上回程的路，提都不提糖和鸡汁方便面的事儿。每当那个时候，心里就憋着气、委屈，爹问我不答，嗲嗲喊我不理。

想起这趣事，我就知道我又给如风的小龙三背做了一个朴素的注。是的，他的小龙三背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做宏大叙事，我从鸡窝里拾起一羽鸡屁股上的毛，蘸上黑炭研磨成的汁在土墙上写“备战备荒为人民”，我没有本事拿捏宏大命题，只好让读者朋友们在欣赏如风华丽的小龙三背的时候，再低头看一看这片黄土地上的壑，青脊背上的烟。

朱同志是个好人，他在瓦屋场合作社一直干到退休罢！当我家遭遇大难，爹在我15岁那年因为给我筹集上高中的5000块议价学费意外离世后，临去县城高中上学前，打从他铺子经过，硬塞给我一双崭崭新新的白色回力鞋，我妈推脱不要，他们夫妻俩还红了脸庞。我记忆特别深刻，他女儿朱敏古灵精怪，他们夫妻俩心地善良。

他们这一家子的好，让我怀着揣着，一记就是25年。

如风的诗里大约也给我记下了这么一笔罢，那是恩情如山高膏泽如水长。

## 五（二叉口）

二叉口是有一座屋桥的。二叉口河边有个面条坊。涉水过河的地方还有一山岩，岩脚下有一条长长的长长的山泉，清凉甘甜，用芋豆梗叶子拢成一个漏斗状喝起来又舒又爽。

二叉口之所以叫二叉口，是因为如风哥的桃花渡、拐子潭、三背河，是由来自巴东和五峰的两条河在上游几公里的地方汇聚而成的。

汇聚的那个地方，五峰的河上有座屋桥，巴东的那条河上也有。两座屋桥全由木头做成，远看跟栋屋子似的，跨在两座山梁上，颇为宏伟颇为壮观。逢涨水我跟我爹我妈我妹去横茅湖爷爷家拜年做寿就得从那上面过，看脚下几十米的高度，湍湍而流的的河水，再坐在桥上吹吹山风，可乐舒爽极了。

那个时候，在我幼稚的小脑袋瓜里就常想，这是谁盖的？可伟大可厉害呢！问我爹我娘，他们也说不太清，以至于这个疑问到了今天仍悬而未决。

若是不涨水，我们就从当面，走舅嘎嘎门口过，上青树，下二叉口。二叉口是我爹李姓人家的族人，那一路不是二娘就是大妈，还有婶婶，伯娘或者三大爷二婆婆。到了青树二叉口就进了本家，不是在二奶奶家喝茶，就是去三伯伯家吃饭，如果时间赶的紧，就塞我们一把rua谷糖，一个泡坨，叫我们边走边吃。

一路从山顶下到山脚，快到二叉口河，来自五峰那边的那条支流的时候，河边有一座面坊。面坊的主人我唤做二爷爷，面坊的核心是一台水力压面机。从那里过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晒坝上的晾晒杆上挂着满满的一条一条雪白雪白的面条，像列队的空军士兵一样，整整齐齐。有一次我们进了他的面坊，高大耸立的压面机，哗哗走动的传送皮带，水花四溅的叶扇，还够着头津津有味的看了好久好久轮机呜呜转动的样子，那是少年的我见过的世界上最震撼的图景。这一晃就是二三十年，更多更大的震撼我见的多了，那一幕依旧历历在目。

当二叉口走近如风的笔端，入了诗，二叉口就变成了诗的图腾，土家乡村的符号，只是二叉口，不再是二，是叉，是口了。当我读过如风哥的诗后，就有个强烈的冲动，要把留在我小时候记忆里的一点二叉口的印象写出来，给如风哥的二叉口夹一片肥勒勒的扣肉，舀一勺两年期的老母鸡汤，和一坨点了红墨水的肉糕，斟满一亮瓷缸子枝柘坪老烧，喊一声“撒叶儿荷”，闷了。

从此《毕摩经》《桃花渡》里的二叉口便有了一个土的掉渣的可与之唱和的老乡亲。

## 结语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文人，但是一个对家乡用尽深情的土生土长的三背河乡民，读如风哥的诗，就是读我的故乡，读那生我养我的地方。一路读下去，就一路泪眼婆娑，情难自已。